

處見孫處長，原來孫處長就是唐山同學孫立己的尊翁，我與孫立己甚要，孫處長已有前知，見面後備承優渥，囑明日即可携件去唐山機廠上，當時問幾時赴美，我謂未曾決定。做為美國留學生深知美國情形，他美國學校九月或二月入學，本年九月趕不上，但須年底趕到以便二月入，我問學成歸國後是否仍到北寧服務，他說「陳先生，回國後，你的局大改，決非今日所可預料，好自為之！」又問幾時可以離開唐山以便赴預備出洋手續，他說「你報到後，就是路員，路員奉部令出洋可以隨時職，遺薪由家屬領作家用，但由何人領薪須辦妥手續。」我當時尚不知何辦理，只好等等想好辦法再說。第二天就乘車去唐山機廠報到，在機廠實習，此廠在中國鐵路中為最大最完備能自造機車，其次為津浦之濟南廠，再次為膠濟之四方機廠，再次則為粵江之株州機廠。當日由工務員我參觀全廠有翻砂、打鐵、機器、油漆、木工、架車等各廠，盡一日之力，未能看完，派我先在裝車廠實習，此路為英國借款建築，有許多英國主持，廠中各廠主管工程師都為英國人。（待續）

劉建元、黃克雄兩對伉儷來臺 同窗暢憶平越趣事

唐院土木系民卅五級劉建元學長伉儷于六十五年十月返國參加慶典，親渡假。同窗黃克雄學長伉儷亦于同時自美返臺省親，訪問友好。屠欽壽學長伉儷特假臺北市榮星餐廳設宴歡迎，並邀請吳存智、馮大宗、吳伯貞、幸秋潭、陳尚智、許京生諸學長作陪。席間談笑風生，暢敘平越、丁家坳舊事暨天下趣聞，並以劉學長自美携返之蘋果分贈賓主，盡歡而散。劉學長在舊金山經營建築業務，劉學嫂主持烹飪班，均甚成功，此行返美且在香辦妥其父母大人之赴美手續，一同返美，天倫歡聚。黃學長前居巴西有年，極具成就，現已赴美國經營企業。

席間攝影留念見本期封面。

照片：後排右起馮大宗、黃克雄、幸秋潭、吳伯貞、許京生、吳存智學長

前排：

左起：劉建元學長、劉學嫂、吳學嫂、黃學嫂、陳尚智學姐、屠學嫂、屠欽壽學長

封面
介紹

老夫婦三次開刀記（中）

陳 廣 沅

二、太太跨骨開刀

一九七二年太太脊骨開刀痊癒後，太太當時已七十三歲，即順從兒女們之請求準備移住紐澤西州。我的兩男兩女都在美國，而其中長子及二女三女都在紐澤西州；長子傳方在露哥斯 Rutgers 大學教航空機械工程，家住在紐本斯維克市 New Brunswick，二女婿在英格索蘭德公司 Ingersoll Rand co. 服務，住在普林斯頓市 Princeton。三女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服務，也住在普林斯頓市。所以，他們就在兩市之間的耕德園 Kendall Park 找到一間新式公寓，要我們去住，這地方甚好，北距紐市八哩，南距普市亦為八哩，非常便利。我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完成十三年教書工作後退休時，即每日在家整理行裝，太太仍未能行動自如，我一人擔負起搬家責任，實在累人，幸我有許多學生可以找來幫忙。一切準備好並約好運輸公司一月卅一日動身，同時約大兒子及二女婿屆時來幫忙，他們開一輛車來，到後兩人各開一車，因為我已累甚，屆時不能自己開車矣。那年天氣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三年一月皆每日晴好非常溫暖，誰知道一月卅一日就大雪迷漫，雪花滾滾，千里冰封，真不知所云，等到上午十時雪勢仍無稍緩模樣，祇好硬着頭皮開車上路。兩個少年人迎頭趕路，到中午雪花稍緩，下午二時陽光出現，但我們西向行，陽光直照眼簾，不能直視，下午五點鐘到達普林斯頓市二小女家，方得安靜休息。

二月十日搬入耕德園公寓，一切家具設備買地毯裝修等等全靠子女幫忙，忙了一個星期各事停當。地方很小，祇有一個臥房，但房屋完成不到三年，一切窗門地板尚新，住得甚舒適，暖氣甚足，不致受凍，比我在「愛爾」城所住者新得多，好得多。老夫婦倒也平安住下。此時太太雖仍用扶架走路，但頗自如，有時已能學用三腳拐杖，同時去看過中國醫生陳丙子先生，他是福建人，自稱譚先生 Dr. Tan。人皆以 Dr. Tan 稱之。他指定每星期有一個護士來家替太太打維他命 B-12，以增長其血份

及精神，其飲食精神都日有進步。我從此就安心在家侍候太太，每日上午看紐約時報，下午看雜誌等等，毫無生產工作。日久生厭，於是到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圖書館看書借書，忽發奇想要習字習畫。我寫了一輩子的字除在中學時學寫黃自元的九成宮及劉春霖的靈飛經外沒有好好臨過帖，這年九、十月間就開始臨唐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臨來甚有興趣每日不斷。「字無百日功」就是臨字百日必有進步。半年臨下來有點像樣，於是改臨柳誠懸的金剛經。這兩種都是練手勁的，使得下筆有力，但寫得非常之慢，如用來寫信寫文決不實用。想來古人寫信寫便條都是規規矩矩一筆不苟，他們即以此為傳後之寶，不輕易下筆。近代人要做的事多要寫的事也多，不能規規矩矩一筆不苟地寫，於是改臨王字，先學蘭亭，序繼寫聖教序。如是者寫了一年多。以後又學寫魏碑及石鼓文。寫累了就學畫，當時女兒媳婦們都在學畫，我也引起興趣，想先父先祖父都有所畫山水傳於我們後代，我是他們的長孫，該有些畫才之遺傳，那麼也借了不少畫譜來



筆者（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與劉師舜大使
合攝於耕德園寓所

模臨。畫了幾個月，也有幾張像樣，就裱而掛之，時時自己欣賞自我陶醉。所以，侍候太太養病自己倒將我放心在家學了書畫。不僅此也，又有閒研究易經，寫了「談談易經」一小冊，又將舊稿查出整理好，印了兩本書，一叫「鐵路機械幾個問題」係中文本；一叫「幾個數學問題」英文本。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更鼓足勇氣陸續寫「平平凡凡七十六年」在臺北「自由談」發表。退休後兩年除眼看太太病體漸漸復原，能不用拐杖走路外，自己也做了些生產的事，到一九七五年初就有點靜極思動的趨勢。

一九七五年是我們的旅行年。太太能走路，自然高興。春天來到除到二女兒家看牡丹與鐵梗海棠並常常帶太太去附近之玫瑰園看千百種盛開之玫瑰，五色繽紛，氣候宜人。四月間帶太太開車到六十哩外之厲斯昭大使〔曾為哥倫比亞大使，現已退休〕家住兩天，又到湖林 Lakewood 朱世明太太家住兩天，非常愉快。五月間大膽開車到華府訪四十五年前津浦路天津機廠同事蔡松家住五天，看到揚州中學同班同學周星北夫人。她的女兒周侶雲請我們在她家吃飯。又由同學顧憲祥。一九四〇級我們去參他服務多年的標準局 Bureau of Standards 參觀，其夫人請我們在家吃飯。又經當日華府同事蕭慶云先生介紹到其友人某律師家私人花園看盛開之杜鵑。上萬株之杜鵑花爭奇鬪艷，太太經我與蕭夫人攙扶頗能到處觀望自得其樂。未曾想到開刀後兩年即能如此自由行動。經此暢遊後居然放膽要到西海岸參加八月間交大同學美洲同學會第三次聯誼會。事前太太膽小不敢嘗試，並說她已七十六歲，我已七十七歲，不肯作長途旅行，還是在家好。我說服她的理由甚多，第一、交大在美同學甚多，無緣見面，尤其住在西海岸者更難碰面，此為堆一機會。第二、三藩市中國城為世界各國華僑世界之冠，不可不去看看。第三、二兒住在洛杉磯應該去看看兩個小孫子。第四、在中國雖然坐過民用航空公司 CAT 兩引擎飛機但簡陋異常，顛簸不已；人家說現代豪華飛機平穩快速，不可不嘗試一下。於是我決定飛西海岸遊覽一番。交大開會，三藩市遊覽皆甚滿意，誰知末了一天無意之間在好朋友花園中摔了一跤將跨骨摔裂，又須開刀一次，真是美中不足，等我慢慢道來。

八月廿二日七時起身，八時半大兒傳方趨車來接，直送 Newark Airport，十時到達，備有輪椅在飛機場大門口等候，辦理手續後，十時

三刻登機，飛機爲 DC-10，甚大，四排坐位，我們兩人坐位靠右窗甚舒適。十一時開，毫無震動，上天後一切行動自如，看窗外一片白雲鋪滿大地，我機徐徐然穩行雲面，看不見地面，下午一時到達芝加哥，我們未下幾，二時又開；我們用耳機聽音樂睡覺，同時開飯，我們二人要了兩種，分着吃。客人多買酒喝，空中小姐忙碌不休，但行動鎮靜，蓋行之有素絲毫無亂。六時半到三藩市。以上所記時間爲紐約東方時間，即此項飛行共行六小時半，平均每小時行五百哩。到三藩市時，當地時間爲下午三時半，出場時見有舉高旗者，旗上寫有「歡迎交大同學」，我即上前招呼；接待者爲一九四八同學陸偉學長，他說他到 CAT 做事時是，我面試錄用的，上班不久，即被共黨趕出中國，現在澳洲航空公司服務云。見面後由他招呼行李，我扶太太坐上輪椅，由我推出。陸學長開車到達即上車南行，到交大年會地點叫 Asilomar 是西海岸避暑勝地。距飛機場甚遠，約二小時許方到。沿途地形起伏，陽光普照，而氣候高爽，草地皆乾黃，處稱此地冬季有雨時方見綠草云。到達時則高松夾道綠入雲霄，旅館在松樹林中，滿地松葉而海風徐來，人皆飄飄然如入仙境。隨即到會場繳款報到，由韓佩璋一九四八學長等收款，李世富一九四八學長照相。仍由陸學長送入所住大樓叫「橡丘」Oakknoll。房間甚大佈置雅潔，窗外青松排立山坡上，向人點首。入室後太太先臥床休息，並不覺太累云。飯堂距臥房並不甚遠，但同學知太太行路不便，由一九三九同學萬長炎學長每日開一小汽車來接，此公在南加州開一汽車行，年輕活潑勇於服務，我們倆甚爲感戴。

八月廿三日交大同學會正式開會，其詳細情形自有同學會正式發佈，我在此姑略記其花絮而已。招呼我們倆的總招待是揚州同鄉唐山同學一九二四盧賓侯學長，我們這次西行完全靠他的幫助，除在會招呼外，代我們在三藩市訂了一個價廉物美把守中國城大門的一個舒適旅館叫拔芙萊旅館 Beverly Plaze Hotel，他陪我們逛中國城，請我們吃中國館子，又帶我去買送孫子們的玩具，我們非常感激。五十四年未曾見過一次的，見面時親熱得如兄如弟。開會時非常嚴肅。潘文淵學長的開會辭完全以純熟的英語發表，嚴正詼諧；趙晉珪學長之岸然道貌白髮白眉爲全場所敬佩，致辭時一片靜寂鴉雀無聲；歐陽藻學長在臺上說話時和顏悅色，雍容幽靜，就

像一位可愛的老師向小同學講故事。張公權先生致辭時更是全場肅穆靜聽教誨，他講些唐文治先生之飲酒故事動人遐想。

當晚盛慶堃院長趕到，大家興奮，要等大會聚宴後聽他報告。晚宴時坐在主席臺的有李部長國鼎，張公權前輩，盛院長，葉佩蘭學長、蔡淑芬學長等，末了又叫我坐在上面，我亦莫明其妙祇得遵命紅着面孔坐上去。正餐是烤牛肉 Roast Beef，好得很，吃到咖啡時由主席楊裕球一九四三學長請李部長致辭，李先生將當前臺灣經濟情形及十大建設之計畫報告一番；發言清楚內容充實，使在座同學所樂聞而敬仰。歐陽藻學長發言謂經濟計畫如此嚴密週至，不知教育部曾否有相當計畫配合建設所需要，真中肯而切要，足見歐陽學長腦神經之活動敏捷而對中國教育及母校之關心也。同時看到幾位多年未見之老同學：蕭立坤學長，他剛由阿根廷遷來西海岸定居。王元衡學長，他原與我同在上海救濟總署儲運局服務，一隔三十年。另外有許多揚州同鄉：如阜寧之一九三〇劉軒吾學長，鹽城之葉樹滋一九三二學長，東臺之金憲祖一九四一學長，揚州本城之朱家祥學長，蔡淑芬學長，還有海門之楊天一一九四一學長等，真是千載難逢之機會，引爲平生幸事。飯後聽盛院長報告交大近況及明年擬添設土木機械兩系計畫，大家靜聽並發言。我想這些人現在在本校並無職守而聽者講者都津津有味，足見對母校之關心及熱情。又在晚間宴會結束時有頒獎節目，第一位得獎者爲廿幾年來無酬編輯同學會「友聲」之唐慧貞學長，任勞任怨爲中外同學所敬愛，發表後掌聲雷動，一種感戴之熱情洋溢滿空間。末了有一個獎，送給最遠來會，而爲到會者中之最高的同學，那就是我；我到此才知道把我供上主席臺的原因。晚上還有娛樂節目有我的唱道情一情，此爲盧賓侯學長所安排，原來我在唐山交大時曾獻過一曲鄭板橋道情，他非常欣賞，要我再來一套，那一天我事前不知道，事後早因連日太累已被太太拉回睡覺休息去了，根本未曾如願。

八月廿四日，本日爲會後遊覽節目，不能錯過，太太與我七時起身七時半早餐，八時半就上了遊覽車，其節目爲遊覽沿太平洋岸十七哩之風景區，其中最緊要之節目爲遊覽張大千先生之太平洋岸別墅。這一帶松林攢立而互相倚倚，若岸然道貌之學者互道濶情，偶爾清風吹過，一陣松濤洶湧過境。大千先生就在此松林間築屋隱居，種竹栽花，以怡情悅性。我們

全車同學下車過訪時，先生因事前有約已至餐廳進早餐相候。白髮長鬚安坐窗下，有男女侍者左右侍候，如仙童之服侍仙翁者然。同學有識之者趨前問候，彼亦欣然答禮。我輩遠望如看影片，心目中十分愛敬但事實無話可談，我對此種場合常有一種感想，即如我對紐約三藩市鬧市摩天大樓一羨，毫不動心，似乎與我無關。我必須對他們有所貢獻或有可能有所供獻，我才發生情感，亦一怪想也。窗外除高松拱衛四周外，滿園遍佈大千先生自植盆栽萬歲松、萬歲柏、萬歲橘、萬歲果等千奇百怪各呈異態無不美觀而引人入勝，不忍驟離。惜地小花多頗形擁塞。房屋構造極簡單，像比間天氣四時如春既無冰雪交加亦無暴風急雨，而社會安寧不必防禦暴客，故門窗甚少，而有亦不甚堅固。室內佈置無壁不懸大千作品，無地不惟大千作物，算一大藝術家之工作場也。遊覽者無不流連忘返。中國藝術界一大巨人也。默祝其千秋萬歲與松柏長春。十七哩遊完即歸會場吃飯，飯後各位同學互道珍重而別。我倆去三藩市，由陳啓源一九三八學長便車往三藩市途中承停車享以凍冰，愚夫婦非常感激，惟事後未曾言謝，心有歉然。當晚送到旅館，甚為整潔。而即擬在此間住兩三日赴洛杉磯二小兒家休息數日歸去。

此次到三藩市必須謀面者有以下諸人，茲略誌之。一為熊大絳先生，此人係津浦老同事唐山同學熊正琬之令姪。他在香港避亂時與我同在一家公司吃嗟來之食，彼此相處甚歡。一九五八他移家赴美時極力慫恿我「跟進」。我因此方努力向美方進行。到美後他在 Palo Alto 城做化學研究，我在東方教中學。有一次他東來看我談起家事，他說他夫人有疑神見鬼之神經衰弱症，疑人害他，故她自己做飯自己吃，不吃人做的，也不許大夫入房。我頗想看看她。我到旅館時，他已在候我，約我們去中國城吃飯，吃飯間仍談夫人病況，約好明日中午在朱先生家吃飯後去看她。

二為朱恩隆學長，一九二二我在揚州中學教書時曾教他幾何三角，人細小而聰明，畢業後他在交大一九三〇畢業，聞現在 Stanford 為電子研究員已退休，五十多年未見面之中學同學，曾以電話接洽他准明日中午駕車到旅館接我們到他家吃飯，並約好熊大絳先生同往。

三為潘紹華先生，我在香港找教育工作，他適為聖馬可中學校長，我們相處四、五年非常融洽，前年他全家移美，在俄克蘭城 Oakland 為長

老會教堂牧師，多年不見，約好明早他開車來接，接往他家一坐，坐後由他再駕車去看王文山先生。

四為王文山先生，王為武昌華中大學 Boone College 畢業，曾為重慶交通部人事司司長，那時我在華府辦理租借法案器材，那時仰光失守，海口全封，我看見聽見許多美國顧問建議要用北印度之斯潤那格 Srinagar 城接築公路直通中國新疆之烏魯木齊而達蘭州。本不關我事，為好奇起見，我代他們算一算，結果「如要運一汽車器材，則需要四汽車之汽油以供應之」。此文一經送部，此議打銷，但王先生看見了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回國報告時，他同我相見甚歡。後來我把救濟總署器材運完，經他竭力慫恿陳納德用我做中國民用航空公司之副總經理，彼此相處甚得，但自香港別後從未謀面。

原來約定次日去看以上諸位，後日上午由盧賓侯學長率領去看地下鐵路 BART (Bay Area Rapid Transit)，此為世界最新最快最安全最清潔之地下鐵路不可不看，看後即擬乘飛機去洛杉磯。

當晚熊大絳先生請完飯後即回館休息，太太頑得好，吃得好，兩腿除到飯店須爬樓梯有點吃力外別無所苦。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潘校長（牧師）夫婦同來旅館接去他們家吃茶照像與其子女閒談後，即開車去訪王文山先生。此處須先註明者為王文山先生之說服技術，此術甚精，我們叫他為「托天轉」因為他那張嘴可以將天說得轉起來；無論什麼大小事，由他出面則無不由大化小，由小化無。此次來看他，原要去他的家看他的太太，他把我們引到一家旅館的飯廳，請我們吃茶吃點心吃飯。不提到他的家的話，潘、王談話中，他們才知道是同學，同係武昌華中大學畢業的。談話中我將明日計畫說出，明天去看地下鐵道，王先生就自告奮勇要今早陪我們去看完後送回旅館。我告訴他下午二時同學朱恩隆要驅車來接，又告訴他太太開過刀不能多走路。他就帶我們逛地下鐵道。到地下時要走樓梯，太太有難色，他再三說「不妨」「要運動才好」。逛完了，到街上要回旅館，我要找「的士」Taxis，他說「不遠！就到」，如是者不由做主，硬將病腿的太太拖到旅館，太太到了旅館就癱到床上去了。躺下不久，有電話朱學長已到，他的太太在樓下等，說此間鬧市不能停車，朱學長開着車在街道上轉圈子，所以急將太

